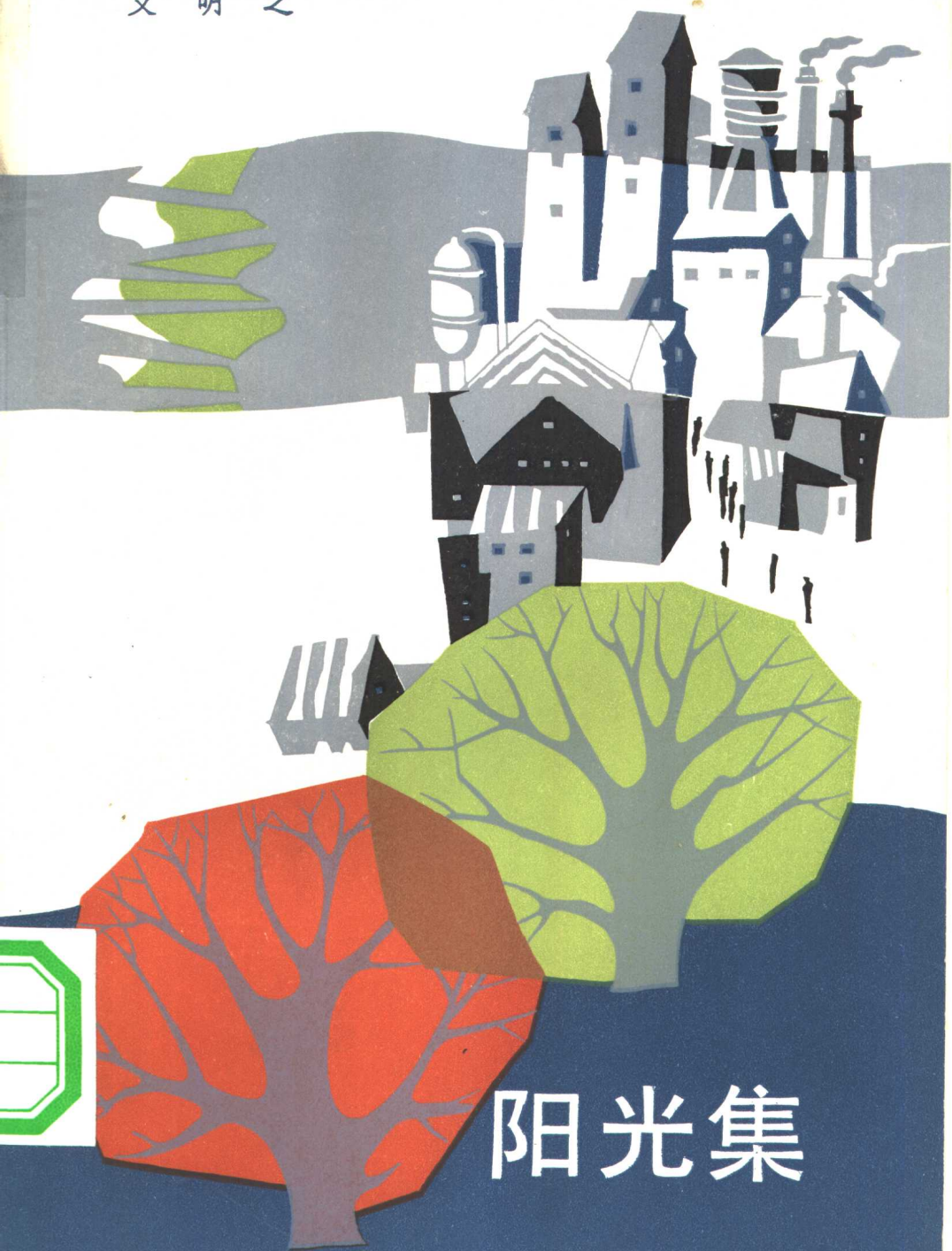


艾明之



阳光集

阳光集

艾明之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黄建平

阳 光 集

艾明之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255,000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5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91 定价：1.0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十八篇。前八篇曾收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《阳光下》短篇集中，后十篇是作者近几年的新作。

旧作读起来仍有现实意义；新作更充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。

从《同伴》、《苏州河畔》、《无言歌》中，你会看到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；也会体会到真挚友谊的含义。从《妻子》、《三看郎》、《我的祝福》中，你会看到纯真爱情的价值；也会看到青年男女的相互支持与勉励。

作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沸腾生活；热情讴歌了普通人民群众的崇高品质。

作品题材广泛，语言朴实。

目 录

同伴.....	1
群众丙	30
雨	37
乐红菊	50
妻子	65
性格的喜剧	92
星.....	110
年轻的心.....	123
高山上.....	136
雾.....	152
不仅仅是爱情.....	166
无言歌.....	190
我的祝福.....	209
三看郎.....	217
金焕文病史.....	229
考场.....	249

苏州河畔.....	267
不沉的湖.....	293

同 伴

四 月 八 日

这种悲沉,这种窒息,这种如死一般的缄默,在我们工房里,在我们同住三个人中间,从来没有发生过,昨天却骤然落在我们头上。

傍晚下工后,我正在食堂吃饭。这食堂是用一个旧仓库改建的,寥寥几根木梁,支着一张铅皮屋顶。一到吃饭时,就显得颇为拥挤了。饭菜的腾腾热气,人的汗气,夕阳的余辉,搅和在一起,把整个食堂全浸泡在似烟若雾的氤氲里。丘在根象从水里浮出来似的,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小庄,看见何大江了么?”

丘在根是机工车间的五级车工。瘦长条子,一脸小雀斑,说起话来也象麻雀一样,吱吱喳喳。他是我们厂里有名的“魔术师”。打朱半仙上厂里来表演过一次,他就对这种神秘的艺术着了迷。他一有空就去看各种魔术表演。碰到魔术师邀请观众上台当见证或助手,第一个跳上台的总是这张雀斑脸。他用贪婪的惊羨的眼光注视着魔术家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道过门。回得家来,立刻偷偷学,学会了,先在房里演给我和何大江看,然后再上厂工会举办的晚会去演。最初演的还是些刚学来的现成的魔术

套路，渐渐就演自己创造发明的。天知道他肚里藏着多少魔术！有人说有二百套，有人说他的魔术点子多得象满孕的鱼子，压根儿就数不清！更妙的是，他在生产上仿佛也有着魔术，今天在车刀上出个点子，明天又在刀架上耍个鬼花招，于是，他出的活儿就象小山一般堆积起来了。

“真是个‘魔术师’！”他的外号就这样叫开来了。

我觉得丘在根的雀斑脸上有一股不寻常的神气，便笑着问道：

“又发明了什么新魔术，想表演给我们看吗？”

往常，他会神秘地一笑，拉着我的手就朝工房走。今天却有点异样。

“你没有听说，”他接近我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“平炉车间刚刚出了个大事故，丢了一炉钢！”

我吓得差一点把碗掉在地上。

“呵！哪一号炉子上出的？”

丘在根摇了摇头。

“还不清楚。所以我要找何大江问一问，看是哪一个赤佬伤的阴隔！我们大家都在增产节约，他倒阔气，一炉一炉的丢！”

我心里一动。

“不会是小何出的吧？”我担心地问。

丘在根惊怪地望着我。

“你真会说话！”他不满地咕噜着，“小何是有名的青年炉炉长，这个月他的炉子已经创了好几个新纪录，哪会出这种纰漏！”

这话不假。何大江一家都是马丁炉上的好手。他爹——何老师傅是中国老一辈的炼钢工人，侧着耳朵听一听钢水沸腾的声音，就能判断出钢水熔炼的情况。他的五个儿子都在钢铁厂

工作，都是炼钢的尖儿。现在只有老五何大江跟他留在上海了，其余四个，有上重庆的，有上鞍钢的，有上马鞍山的，都支援出去了，并且都在新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。他们一家在钢铁工人中间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我爹和何老师傅几乎是同一天进这个钢铁厂的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，虽然我爹干的是翻砂，何老师傅干的是炼钢，不是同一个工种，两个人的交谊却好得象粘了糖的豆子。一九四七年，我爹入了党，何老师傅不知打哪儿听到这个消息，曾经把我爹狠狠骂了一顿，说他没出息，不守本分，并且整整两个月不跟他说话。我爹把嘴皮子都说焦了，才把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党的原因说清楚。

每逢谈起这段掌故，我爹总带着庇护的神气解释道：

“你们年轻呵，别以为何老师傅脑筋死板，他就是那种没有砂眼的模子浇出来的钢锭，死心实眼的；他决不轻易相信一个人，一件事，相信了，他就决不轻易怀疑！”

果不其然，在护厂的时候，我爹为了阻止一个国民党特务在锅炉里放炸药，被特务抓走，从此失踪了。何老师傅得到消息的当天，立刻找到了那时的地下党员，现在我们厂的党委书记马立民，要求参加党，并且接替我爹遗留下来的护厂中队长的职务。十年了，我爹仍然石沉大海，音讯杳然。而十年了，何老师傅就象我爹一样，照顾我妈，我，我的一家。

何老师傅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也这样教育他的儿子。

在食堂找了一转，没有找到何大江。我们猛然想起来，平炉车间出了这样的大事故，何大江哪里还会心平气和地上食堂来吃饭？他也许正在车间参加会议，检查事故原因；也许已经回到工房，独自在发狠生气哩。

我们立刻赶回工房去。

天不知不觉已经暗下来。工厂的上空，还燃烧着最后一道晚霞，而早出的星星已经在闪烁着了。平炉上一排一排烟囱，在垂晚的天幕中，显得又粗又大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烟囱口就喷出一蓬火花，在半空中摇摇曳曳，闪闪熠熠，把满天星星都照耀得黯然失色了。我们迎着黄浦江走。我们的工房就在江边。江上不断传来轮船的汽笛和哗哗的水浪声。

很远就发现，我们住的那间工房，窗户是黑的。

“小何还没有回来哩！”丘在根失望地说。

“一定还在车间开会！”我把握十足地说，“可能他正在发言，狠狠批评那些不负责任的家伙哩！”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何大江激动得发白的脸，和那头半长不短、钢针似的硬发。

我们来到房前，却惊讶地发现，门上的锁是开着的。

丘在根一脚踢开门，大声喝道：

“谁在里面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房里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我拉亮电灯，在三张木床围着的那张小方桌旁，一个人双手捧着头，一动不动地坐着——何大江。

“哎哟，我们到处打锣找你，你倒躲在这儿享清福！”丘在根欢快地叫起来，一面用眼睛尖利地捕捉着何大江脸上的表情。

何大江脸色灰败，一声不作。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攫住了我。

“小何，真的丢了一炉钢么？是哪一号炉子丢的？”我问，不知为了什么，忽然心跳起来。

“这家伙该枪毙！”丘在根悲然喊道，“一炉钢，多少材料多少人才炼得出一炉钢呵！”

多么希望何大江能给我们一个否定的答复！他的一挥手，

一摇头，对于我们都是一种巨大的安慰。很难解释这种感情，仿佛只要不是何大江出的事故，我们的愤怒就会减轻一些。

何大江却保持着死一般的沉默。他那一动不动的姿势，乍看就象睡着了似的。但我们不久就注意到他那双手，捧着头，不断地痉挛着，把头发绞得咕咕发响。手背上的青筋，胀得象一条一条蚯蚓。

还需要什么回答呢？

丘在根眼睛里突然射出一道愤怒的亮光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眼睛，即便他在表演魔术时当众失了手，他的眼睛也没有如此激动，如此绝望。我车开脸，装作没有注意。我的躲闪显然更激怒了他；他从自己的枕头下抽出那支表演魔术时用的木棍，猛地劈在桌上。那支魔杖咻啦一声断成三截。

“好呵！光荣呵！这种事情就出在我们工房里，就出在我们共青团员身上！……”

“小何，这炉钢难道是你……”我怀着万一的希望追问着。

“还问个屁！”丘在根冷笑着，“他的样子不是比登广告还要清楚么？”

何大江仍然不作声。他的脸色变得更苍白，连耳轮手指都是苍白的，仿佛他浑身的血都跟着那炉钢流失了。猛然，从他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接着他跳起身，打我们身边冲了出去。

我们开着灯，整夜地等候他。但他没有回来。他的床铺整夜都是空着的。

四 月 九 日

“不能放过他！”这是丘在根早上的第一句话，“别以为这样

就能吓住我们，就不敢结结实实地批评他！”

丘在根和我拍了巴掌，只要何大江不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错误，我们就不理睬他。我们决心要让他明白：尽管我们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车间干活，却是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生活，同是共青团员。我们中间谁要在工作中失了职，就别想得到其他人的宽容、同情和友谊。

我们以为何大江今天不会回到厂里来了，象逃兵一样逃开了。他在平炉上的工作已经停止，厂里正在研究对他的处理。他实际上已经无事可做。当我们准备离开工房去上班时，他却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一见他的样子，我和丘在根都吓了一跳。仅仅一夜，他好象老了十岁。苍白的脸泛着青色，一夜未睡的眼睛发着炎，那头钢针似的硬发，沮丧地贴在额上，熊一样魁伟的身体忽然变瘦，变小，变干了。这一切都证明，过去的一夜他是在自责自疚极度痛苦的煎熬中度过的。他的神气深深感动了我们，以致在他迈进房来的那一刹那，我和丘在根就完全忘记了不久前互相拍巴掌订过的协定，立刻在心里原谅了他。我们都想跟他说几句什么，但一时又想不出恰当的话来；无原则的安慰，我们不愿意。批评和责备，现在又显得是多余的了——没有一个人，会比他自己更严峻更锐利地批评和责备自己呵！

何大江却好象完全没有注意我们。他那悲痛的神气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手里丢失了。他拿了毛巾草草洗了把脸，就踏着沉重而坚定的步子，朝平炉车间走去！

我和丘在根跟着走出工房。一路上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，好象有一只鲁莽的手，把我们心里的宁静全搅乱了。

“小何痛苦得很哩！”我受不了这种沉默，便说。

“出了这种事，只要还有一点心肝，谁都得心痛！”丘在根说。

“幸好何老师傅带了人上马鞍山钢铁厂传授炼钢技术去了，他要在厂里，那……”

“何老师傅在，小何说不定还出不了这样的事故哩！”丘在根叹了口气，抬起头来，向远方望去。

“小丘，”我说，“小何要是不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倒也罢了。现在看来，他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事，而且十分痛苦！你看，一个晚上，他变了多少！既然他认识了错误，我们就不能老是冷着脸对他！”

丘在根没有作声，但他显然同意我的话。我们接着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下了班后，要找何大江好好谈一谈：批评他的错误，同时鼓励他从错误中站起来。

一下班，我们立刻赶回工房等候何大江。但何大江没有回来。直到晚上十点多钟，整个工房都已经沉静下来，何大江的床铺仍然是空的。

不安的感觉愈来愈强烈地抓住了我们。何大江不会是那种脆弱的人，竟然去做什么蠢事吧。

“走！”丘在根忽然把手一举，“我们报告马书记去！”

我跟着丘在根走出工房。夜深了。周围一片黑。忙碌了一整天的黄浦江也沉沉欲睡了，黑黢黢的江面，偶尔漏出几点小舢板船的灯光，载着夜归的人渡过江去。不知在哪一条船上，一个年轻姑娘在轻轻地唱歌。严寒已经过去。空气里饱含着春天温暖而新鲜的气息。

马书记就住在厂里。我们走进他的宿舍时，意外地发现何大江也在那里。何大江斜睨了我们一眼，就象看两个陌生人似的，

然后，谁也不招呼就向外走去。

马书记拦住了他。

“喂——小何，手也不握一下，就溜走啦！这是哪一国的规矩呵！”

马书记把手伸给何大江。何大江犹豫了一下，匆匆握了握马书记的手，逃似的向外跑去。

已经走出房了，何大江忽然又折回来。

“马书记！”他喊，眼泪象雨一般沿着苍白的脸颊淌下来，“给我处分吧！党跟群众这样培养我，信任我，可是我对不起党，对不起大家，把整整一炉钢给丢了！……”何大江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马书记象个长者，抚慰地抱住他的肩头。

“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！”他说。“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是好的，泄气可就不妙啦！”

“我不会泄气，”何大江用宽大的手掌，迅速抹去脸上的泪水。“我说的是真心话！我是炉长，天天警告别人，要安全生产，要消灭事故苗子，可我自己却把整整一炉钢丢啦！马书记，撤销我的职务吧，让我到最艰苦的劳动中去！应该拿我做个例子教育大家，不然的话，以后我也没法再去严格要求别人啦！”

马书记定定地望着他，好象要一直望到他心里去。隔了半晌，马书记才开口说道：

“要给你处分的！”他甩了甩手，“到底是什么处分，行政上正在研究。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行政。”停停，他又半开玩笑地添了一句：“不过，处分太重了，你怕又要感到委屈了吧。”

“不！”何大江大声喊起来，“任何处分，对于我的过失来说都不会太重的！”

一道隐约的笑意在马书记眼里闪了一闪，很快又抑制下去了。

“好吧，我们研究了再告诉你。”他说着，亲切地拉了拉何大江的耳朵。

何大江握了握他的手，转身奔出房去。

“跟何老师傅的脾气简直象一个模子浇出来的！”马书记望着何大江的背影，微笑着晃了一晃开始发白的头，然后回到我们身边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一面接着告诉我们，他今天在工业部开了一天的会，坐车回来时，怎样发现何大江一个人象游魂似的在马路上逛，又怎样把他带回来的。

“他昨天也逛了一夜没有回来睡！”我补充说。

马书记在房里踱了一阵。他那和蔼的经常浮着快乐笑容的脸，变得异常严肃。

“你们来得正好，”马书记拍了拍我和丘在根的肩头，“我才跟小何谈了一个多钟头，不过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他。他太年轻，太顺利啦，从来没有尝到过摔跤的滋味，我真担心他会经不住这种失败的考验。你们住在一个工房里，可以多帮助他。”停停，他又接着说，“对待犯错误的同志，温情姑息是不对的，可是，一味的责备、冷淡、歧视，象一块用旧的抹布似的，扔在一边，那就是用错误对待错误了。”

马书记把事故发生的经过简略地告诉了我们：那炉钢在整个冶炼过程中都处理得非常出色，它本来有希望成为马丁炉熔炼时间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纪录。也许正是这一点迷醉了何大江。当他看到钢样断面上所显示的温度、成分、规格，都已达到要求，立刻就下令鸣钟放钢了。他没有注意到，马丁炉底一个洼坑里，仍然残留着一部分没有完全熔化的生铁，继续在吸收热量。钢

水还没有放出去，温度就不知不觉地降了下来，一炉钢就这样报废了。

“这是个教训，”马书记喟然叹道，“越是接近胜利，越是不能大意呵！”

我们回到工房，何大江已经睡在床上。我们以为他睡着了，也就不惊动他。但不久，就听见他在床上辗转翻身的响声。月光如水，把我们小小的工房照得透亮。从黄浦江上传来一阵一阵叹息似的水声。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睡着。翻身，叹气；叹气，翻身……整夜没有停止过。

四月十二日

传说纷纷，何大江的处分今天要公布了。

不知哪里来的一声汽笛，惊醒了我。窗外欲明未明，整个工房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。从各个房间里传出来的鼾声在沉寂中作响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音乐。各式各样的鼾声——长长的，断断续续的，粗哑的，尖锐的，其中夹杂着几声突然的呖语，组成了一阙有趣的交响乐。在这支交响乐中，丘在根的鼾声是一个不和谐音。他时而发出尖啸，时而象钢水着了潮，噼噼啪啪，响成一片。只有何大江的铺位是静静的。我抬起身来朝他的铺位一望，就象被人兜胸打了一拳，我不禁惊叫起来：

“呵——”

何大江的铺位又是空的。昨天晚上，我一直等到他回来睡下，我才上床睡觉的。他什么时候又离开工房的呢？

我匆匆披了衣服，走出工房。四月暮春，清晨的寒意依然有点逼人。黄浦江的远空，隐隐升起一层稀薄的明亮的朝霞。一切

都象刚用水冲洗过似的湿润而清新。我在工房附近没有找到何大江，就径直朝平炉车间走去。

在平炉车间后面堆存钢锭模的小空坪上，有一个人蹲在一堆钢块前面。它们就是那炉报废的钢水的残留物。厂里为了要研究事故的原因，一直保留在那里。那人双手捧着头，一动不动。从他特别宽阔的肩膀，半长不短的硬发，我立刻就认出来是何大江。

我走近他身边。听见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望了我一眼，随即又把头低下去。

“你又没有睡好？”我在他身边蹲下，搭讪地问。

他不作声，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。

“听说你的处分就要公布了。你知道是什么处分吗？”我又说，注意着他脸上的表情。

但他连眼睫毛也没有颤索一下。我的消息似乎一点引不起他的惊讶和兴趣。

我们难堪地沉默了一阵。突然，他一把抓住我。他的手象火一样灼热。

“小庄，我想求你一件事，肯吗？”

“看你那生分的！好象我们昨天才认识！”我大声叫起来，“说吧，只要办得到的，我一定去办！”

“请你上化验室去跑一趟，”他略一踌躇后说，“告诉骆华，我想跟她谈一谈。她这个星期值夜班，现在多半还没有回去。”

骆华是去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化验室来工作的。每次出钢，何大江就要到化验室去看报告。日子一久，他和骆华就产生了超过一般友谊的感情。

“这么几天了，你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么？”我诧异地问。